

第一章 净土宗之渊源

所谓净土宗，是指宣扬信仰阿弥陀佛，称念其名号以求死后往生其净土的佛教派别。它又称念佛宗，简称净宗。

净土即佛国，全称清净土、清净国土、清净佛刹，又称净刹、净界、净国、净方、净域、净世界、净妙土、妙土、佛刹等等。它在佛教典籍中被描绘得非常美妙、快乐、幸福，是脱离了一切恶行、烦恼和垢染的处所。

按佛教教义，净土与秽土是相对而存在的。秽土即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现实世界，包括欲界、色界和无色界。因其善少恶多，污秽不净，业障蒙蔽，受苦无量，故称秽土。或称娑婆世界，意译堪忍世界；或译忍土，是说无始以来，由于无明，众生在生死苦海中流转不息，却偏偏安于忍受众恶、三毒及种种烦恼，不肯出离。也称火宅，是说众苦充满，甚可畏怖，常有生老病死忧患，如是等火，炽燃不熄。

出离秽土，往生净土，是印度大乘佛教的理想。这种净土信仰传入中国，令僧人们大为向往，成为净土宗的直接渊源。

大乘佛教是从小乘佛教发展出来的。净土思想也并非从天而降，也是从小乘佛教的本生故事中演化而来的。

第一节 本生故事与本愿

一、本生故事的产生

释迦牟尼去世后一百多年,约为公元前 4 世纪中叶,由于对原有戒律及教义的理解不同,佛教内部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两大派系。上座部是一些长老的主张,属于正统派,大众部是众多僧侣的主张,比较强调发展。后来,上座部和大众部又各分化出许多独立的派别。关于分派的次序、名称、原因等,南北传佛教有不同的说法,但都说为十八部。现在已知的部派名称有四十多部,考古资料证明的有二十五部左右,一般则据世友著、唐玄奘译《异部宗轮论》说二十部。这就是史称的部派佛教时期。这个时期,佛教广泛传播,到达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以至地中海沿岸地区,开始成为世界性宗教。在广阔的传教范围中,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民俗、宗教、文化各不相同,僧侣们一方面吸收着各地区新的思想养分,另一方面,为了与婆罗门教、祆教、希腊和波斯的宗教以及土著的信仰争取信众,势必对教义作出新的解说和发挥。就连维护原始佛教教义的上座各部也不得不在教义上有所发展,大众部则越走越远,与上座部在教义上的分歧越来越大,以至逐渐形成以大众部为主的大乘佛教。

按《异部宗轮论》等的记述,上座系与大众系的主要分歧,除了哲学思想方面关于“法”、“我”之真假有无、“心性”之净与不净等的争论外,宗教理想方面则是关于佛、菩萨和阿罗汉的争论。

上座系认为佛是人不是神,他有超人的神通,但肉体是有限的,寿命有边际。其所以伟大,主要在于他的理想崇高,思想正确,智慧深湛,精神纯洁。化地部认为,佛仍在僧数,供养在世的僧人比

供养死去的佛功德更大；法藏部则主张施佛比施僧可获更大福果，不过，仍认为佛为僧众之一他们主张佛只有一个或可数的几个，一般人难以修行成佛的。刻苦修行，所能获得的最高果位是阿罗汉果，即断尽一切烦恼、不再生死轮回的果位。从最后的解脱来说，阿罗汉与佛没有差别。

大众系则提出“超人间佛陀”或“超自然佛陀”的理论，认为佛已断尽漏失，根绝烦恼。佛的肉体、寿命和威力都是无限的。他的话句句是真理，所化有情无不净信。他没有睡梦，回答问题不待思维，一刹那心知一切法。世人见到的佛只是佛身的一部分，不是全部。世人以为佛用语言向他说法，事实上佛常在定中，并不言说。佛长相也非同一般，具“三十二相”“八十随形好”等。至于阿罗汉，大众部认为还有五种局限，不可与佛相比。

与此同时，在大众系那里，佛的生平也被神化。佛经多世修行才成佛，他在前世的修行称为菩萨行，他实践菩萨行，则称为菩萨。相传佛在成佛前经过了无数次的轮回转世，曾做过国王、婆罗门、商人、妇女、大象、猴子、鹿、熊等等，每转生一次，便有一个行善立德的故事，或救度众生之危机，或为求法而精进。这些故事被称为“本生故事”，表现佛前世如何实践菩萨行而终于成佛的。

收集本生故事最多的是巴利文本《小部》中的《本生经》共有本生故事五百四十七个（或说五百四十六个）。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作者不详。估计并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大多数是当时流传民间的故事，佛家按自己的观点及一定的格式进行了加工改造，以神化佛陀，宣传佛家教义。此书没有完整的汉译本。属于本生经性质的汉译本有《生经》、《譬喻经》、《贤愚经》、《杂宝藏经》、《撰集百缘经》、《菩萨本行经》、《菩萨本缘经》、《菩萨本生蔓论》、《六度集经》等。汉译各本所收集的本生故事数目多少不等，有的几个，有的几十个，最多的有一百二十一个，内容互有差异，文字繁简也不一样，可能是当时译

者所据本子不同的缘故。其中 公元 3 世纪康僧会在吴都建业译的《六度集经》把九十多个本生故事按六类组织起来 称为“六度无极” (“度无极”为“波罗蜜”之意译 简称“度”；六度无极即“六度”) 明显地具有大乘佛教的倾向，这应该是部派佛教后期出现的本子。公元前 1 世纪至公元 3 世纪 南印度的案达罗王朝时期 大乘佛教酝酿成熟 非常活跃，《六度集经》的内容反映了南印度大乘佛教思潮。

这些本生故事，充满了自我牺牲精神，内容丰富多彩，情节生动活泼，语言朴实无华而富有感染力，自古即深受崇信，形于绘画与雕刻 在印度、中国、日本、南海诸国及地中海地区民众中广泛流传，在世界文化宝库中占有重要地位，影响非常深远。

二、本生故事的新特质

众多的本生故事主要说的是释迦这一位菩萨前世的利生苦行故事，尽管其中也说到弥勒等诸弟子及阿弥陀诸佛的本生故事，但总的来说，本生故事的主人翁主要是释迦一位，而且，故事中也并没有说什么建设净土的本愿。所以，仍属于小乘佛教的范围。然而，其中却包含一些新的内容，值得注意。

1. 愿力的胚胎

一些本生故事，说遇到灾难或事变，菩萨一发出祈愿，灾难或事变便不可思议地消灭了。菩萨祈愿办什么事，什么事便自然办成。如《贤愚经》卷八载释迦前世为罚闍建提国 意译金刚聚国 之王刹罗伽利（意译盖事）时出外游观的情景：

见诸人民耕种劳苦，问左右曰：此人何作？答言：国以民为本 民以谷为命 若其不尔 民命不存 民命不存 国则灭矣。王

便言曰：若我福相应为王者，令我民众获自然谷。发言已竟，人民仓箒满种种谷，随意悉有。

后复出游，见人汲水、舂磨作役，又问臣言：诸人何以尔耶？臣白王言：蒙王恩泽，获自然谷，事须成熟，是以庶民办作食调。王复言曰：若我福德应为王者，令吾国内一切人民有自然食。发语已讫，合境皆获自然之食。

后复出游，见人织作，办具衣调，问言：此诸人等，何故执作 臣言 办、具衣裳。王言 若我福德应为王者，使吾国内一切树木出自然衣。适发此语，国中诸树皆出妙衣，极为细软，青、黄、赤、白衣，随人所好。

本来，一个人的祈愿只是一种意识现象，而力量则是物理现象。两者虽有联系，但不可等同。要把祈愿变为现实，需要实实在在的工作 否则 任何祈愿也不会实现的 这是常识。但是 凡人不能的事，菩萨却能。后来的大乘佛教提出本愿力的概念，认为本愿本身就是力。昙鸾《往生论注》卷下说：

愿以成力，力以就愿。愿不徒然，力不虚设，力愿相符，毕竟不差。

又说：

言本愿力者，示大菩萨于法身中，常在三昧而现种种身、种种神通、种种说法，皆以本愿力起。

正因为本愿就是力，所以，阿弥陀佛发四十八大愿，可以救度众生，众生可以依仗阿弥陀佛的本愿力，往生西方净土。

在这个故事中，盖事王一发愿，立即改变现实，民众有了自然谷、自然食、自然衣等。显然 其中孕育愿力的胚胎。

2. 慈悲精神的基石

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认为人生一切皆苦，主张远离社会，隐遁禁欲 过苦行生活 以便能够断业灭惑 逃离生死苦海。在大乘佛教看来，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畏惧苦难，逃离社会，只图个人的解脱 而不顾众生 就像小车一样 只能乘载自己 不能乘载众生 因而称之为小乘，而自称大乘。与小乘的低沉消极不同，大乘佛教主张深入世间 不畏苦难 自利利他 普度众生 就像一辆大车 既能乘载自己，又能乘载众生一样。

大乘佛教特别强调大慈大悲精神。所谓“大慈大悲”，《大智度论》卷二十七解释说：“大慈 与一切众生乐 大悲 拔一切众生苦。”这种大慈大悲的精神，主要体现在菩萨的修习过程中。菩萨的全部修习，统称菩萨行。众生无限，决定了菩萨行的无限。无限的菩萨行，大乘佛教总归为六度。而这充满慈悲精神的六度，在《六度集经》中已具雏形 这就是此经《布施度无极章》所说的：

菩萨六度无极，难逮高行，疾得为佛。何谓为六？一曰布施 二曰持戒 三曰忍辱 四曰精进 五曰禅定 六曰明。

下面对六度略作介绍：

一、布施度。

关于布施度的内容，《布施度无极章》有一个提要性的小引指出：

慈育人物，悲愍群邪，喜贤成度，护济众生，跨天逾地，润

弘河海。布施众生，饥者食之，渴者饮之，寒衣热凉，疾济以药。车马舟楫，众宝名珍，妻子国土，索即惠之。犹太子须大^奴（佛教中以布施著名的叶波国太子，见《太子须大拏经》）布施贫乏，若亲育子，父王屏逐，愍而不怨。

接着，列举二十六个本生故事，其数量在六度中称最，反映出当时对布施的重视。僧侣们游方各地，求食不易，危难很多，自然把布施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这些故事叙述菩萨能把珍宝、妻子、国土等身外之物施人，即所谓外布施。尤为突出的是内布施，即自残肢体，甚至以生命布施；不仅施人，而且广施禽兽。舍身饲虎便是一例：

昔者，菩萨时为逝心，恒处山泽，专精念道，不犯诸恶，食果饮水，不畜微余，慈念众生，愚痴自衰，每睹危厄，没命济之。行索果瓜，道逢乳虎乳，虎乳之后，疲困乏食，饥谨心荒，欲还食子。菩萨睹之，怆然心悲，哀念众生，处世忧苦，其为无量，母子相吞，其痛难言。哽咽流泪，回身四顾，索可以食虎以济子命，都无所见。内自惟曰：夫虎肉食之类也。深重思惟：吾建志学道，但为众生没在重苦，欲以济之，令得去祸，身命永安耳。吾后老死，身会弃捐，不如慈惠，济众成德。即自以首投虎口中。以头与者，欲令疾死，不觉其痛耳。虎母子俱全。

大乘佛教继承了这些内容，宣说布施可得种种利益，又以说法讲经、除疑问答、授人五戒等为法布施，并认为法施比财物及身体布施更胜。

二、戒度。

关于戒的内容，《六度集经·戒度无极章》的小引说：

狂愚凶虐 好残生命 贪余盗窃 媼妣秽浊 两舌恶骂 妄言绮语 嫉恚痴心 危亲戮圣 谤佛乱贤 取宗庙物 怀凶逆 毁三尊。如斯元恶 宁就脯割 菹醢市朝 终而不为 信佛三宝 四恩普济矣。

接着 列举十五个本生故事。如菩萨身为童子 守戒不亏 与舅到他国买卖。舅先渡水，至一寡妇家，寡妇以一澡盘要换白珠。舅以刀括盘 发现是金盘 故意扔在地上说：“脏了我的手。”出门而去。童子后到 寡妇又拿出澡盘 童子说：“这是最贵重的紫磨金呀 用我的全部白珠换 行吗？”换盘而去。一会儿 舅舅再来 想用少量白珠换盘 知道已来晚了 走到水边 蹋地大呼：“还吾宝来！”性急捶胸 吐血而死。童子追见舅父还金 见他已死 哭而说道：“贪而至于丧命吗？”这个故事说的是要戒贪。小乘佛教重在解脱生死 认为生死的根源是贪欲，因此以断除个人贪欲为戒规的主要内容，有五戒、八戒、十戒和具足戒等。在“不准淫、盗、杀、妄、饮酒”五根本戒中，本章小引谈到四戒，没有说饮酒戒。大乘佛教以自私的贪心为一切恶行的根源，强调戒律必须以根断私心、贪心为根本。他们的思想比较开放，不赞成对僧人的物质生活约束过严，不重苦行，以适应广泛接触众生的生活环境。他们在小乘戒的基础上提出十重戒和四十八轻戒。十重戒即 杀、盗、淫、妄语、酤酒（卖酒），说四众（比丘、比丘尼和男女居士）过、自赞毁他、悭惜加毁、瞋心不受悔、毁谤三宝（佛、法、僧），四十八轻戒有不敬师友、饮酒、食肉等。小引在五根本戒基础上增加了戒瞋、谤佛等内容，而不说戒酒，表明正向大乘过渡。

三、忍辱度。

《六度集经·忍辱度无极章》小引菩萨自誓言：

吾宁就汤火之酷，菹醢之患，终不恚毒加于众生也，夫忍不可忍者，万福之原矣。自觉之后，世之行慈，众生加己，骂詈捶杖，夺其财宝、妻子、国土，危身害命，菩萨辄以诸佛忍力之福，迨灭毒恚，慈悲愍之，追而济护，若其免咎，为之欢喜。

接着，列举十三个本生故事，如：

昔者，菩萨睹世秽浊，君臣无道，背真向邪，难以导化，故隐明藏影，处于塚间，习其忍行。塚间有牛犊子，常取其屎溺，以为饮食，连其躯命。暴露精思，颜貌丑黑，人皆恶焉。国人睹之，更相告曰：‘斯上有鬼。’见者靡不唾骂，土石扑之。菩萨无丝发之恚，慈心愍曰：‘痛夫斯人，不睹佛经，而为斯恶。’誓曰：‘吾为如来、无所著、正真道觉者，必度兹焉。’

这种忍，大乘佛教称为“生忍”。生忍有两项内容：有人瞋害打骂，忍而不发怒加害；有人恭敬供养，忍而不欢喜偏爱。其中最重要的是消灭瞋恚心。这是一种精神锻炼功夫，体现菩萨待众生如赤子、无所分别的平等心。还有“法忍”。人的外部有寒、热、风、雨，内部有饥、渴、老、病、死等；主观现象中有瞋怨、忧、愁、疑，有淫、欲、骄、慢等。菩萨对于所处环境中的一切主客观现象，无所选择，不起爱憎，就是法忍。法忍后来发展为哲学概念，指认识实相而不动摇，进一步又要求即使没有认识实相，也能信受，不疑不悔。“无生法忍”则更难，要求认识佛教无生理论，对一切事物的生灭无动于心，忍持不退。显然，比起《六度集经》中小乘佛教的忍辱度来说，内容大大发展了。

四、精进度。

《六度集经·精进度无极章》说精进度的内容：

精存道奥，进之无怠，卧坐行步，喘息不替，其目仿佛，恒睹诸佛，灵像变化，立己前矣。厥耳听声，恒闻正真，垂诲德音，鼻为道香，口为道言，手供道事，足蹈道堂，不替斯志，呼吸之间矣。忧愍众生，长夜 馮海，回流轮转，毒加无救，菩萨忧之，犹至孝之丧亲矣。若夫济众生之路，前有汤火之难，刃毒之害，投躬 殒命，喜济众难，志逾六冥之徒，获荣华矣。

接着 列举十九个本生故事。如 佛灭后 众生难闻佛法。菩萨精进志锐，有贪残邻居对他说：“我知佛之三戒。”菩萨即伏地求知。邻居说：“你如真诚，身毛一孔，一针刺之，血流身痛而心不悔，可以得闻。”菩萨答道：“能闻佛法，死也高兴，何况刺身还能生存呢。”即用针刺身，血如流泉。邻居只好告说：“守口、摄意、身无犯恶，是佛之三戒。”菩萨闻戒欢喜，再看身针，忽然不现，精神气力更好了。

本来 办什么事都需要精进。求佛道甚难，若无精进力，必定半途而废，甚至敲了一生的木鱼也求不到半点佛果。因此，佛教历来都是强调精进力的。不过，大乘佛教以为，布施、持戒、忍辱三度，精进成分欠缺一些也关系不大。至于禅度，则必须有精进力，才能获得成就，由此才能进一步修智度。所以说，精进是禅和智之根，放在第四位，作为后两度的基础。

五、禅度。

关于禅度，《六度集经·禅度无极章》主要宣说四禅：

端其心，一其意，合会众善，内著心中。意诸秽恶，以善消之。凡有四禅……自五通智至于世尊，皆四禅成。

“禅”是梵文音译“禅那”之略，意译“静虑”、“思惟修”、“弃恶”、“功德丛林”等，意思是心绪宁静专一，正审思虑。大乘和小乘

佛教都认为禅定是获得确定的认识，作出确定的判断，根治迷惑烦恼，成就各种功德的心理条件和修养方法。小乘佛教修行的主要方法就是坐禅，通常是“四禅”和“四无色定”两类。认为通过修禅，可以获得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如意通）、宿命通、知他心通等五种神通，死后可以生于色界四禅天或无色界四无色天。大乘佛教则进一步把禅定作为证悟般若理论的方法，认为禅定不拘于动静，其主要方法是念佛禅和实相禅。

《六度集经》说的是四禅，通过山中墓间树下坐禅，可获五神通，死后升天。其《禅度无极章》宣称：

志存一禅，未得应仪，命终可趣，即上七天，受寿一劫；在二禅终，上十一天，受寿二劫；处三禅终，上十五天，受寿八劫；处四禅终，上十九天，寿十六劫。

接着，列举九则本生故事及说教。本生故事中，关于坐禅的功夫，《大智度论》卷十九有一则很典型：

释迦文尼佛本为螺髻仙人，名尚闍梨。常行第四禅，出入息断，在一树下坐，兀然不动。鸟见如此，谓之为木，即于髻中生卵。是菩萨从禅觉，知顶上有鸟卵，即自思惟：若我起动，鸟母必不复来，鸟母不来，鸟卵必坏。即还入禅，至鸟子飞去，尔乃起复。

六、明度。

关于明度，现存本《六度集经·明度无极章》缺提要性的小引，仅列举九个本生故事。这九个故事所谈内容比较庞杂，有人我空、因果报应、四禅之功德、六度济民、仁道治国、诵经求道等，所以很

可能原来就没有小引。不过总的倾向是诵佛经以求佛道，如说镜面王的故事：

（镜面王 敕使者 令行国界 取生盲者 皆将诣宫门。臣受命行，悉将国界无眼人到宫所，自言：已得诸无眼者，今在殿下。王曰 将去 以象示之。臣奉王命 引彼瞽人 将之象所 牵手示之。中持象足者、持尾者、持尾本者、持腹者、持胁者、持背者、持耳者、持头者、持牙者、持鼻者。瞽人将于象所争之 纷纷各谓己真彼非。使者牵还，将诣王所。王问之曰：汝曹见象乎？对言 我曹俱见。王曰 象何类乎 持足者对言 明王 象如漆角 持尾者言 如扫帚 持尾本者言如杖 持腹者言如鼓 持胁者言如壁；持背者言如高机；持耳者言如簸箕；持头者言如魁；持牙者言如角；持象鼻者对言：明王，象如大索。复于王前共讼 言 大王 象如我言。镜面王大笑之曰 瞽乎瞽乎 尔犹不见佛经者矣。便说偈言：

令为无眼会，空诤自谓谛。睹一云余非，坐一象想怨。

又曰：夫专小书，不睹佛经汪洋无外巍巍无益之真正者，其犹无眼乎 于是 尊卑并诵佛经。佛告比丘 镜面王者 即吾身是；无眼人者，即讲堂梵志是。

大乘佛教称明度为“般若波罗蜜”意译“智慧度”（或“智度”）。“般若”意译为智慧 但不是一般人所说的智慧 而是一种可获佛果的特殊智慧。在六度中，大乘佛教特别重视般若波罗蜜。《道行般若·功德品》说：“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一心分布诸经教人 不及菩萨大士行般若波罗蜜。”因为修其他五度 都是为了达到智度，如果不能行智度 则其他五度的道行再高 也成不了佛。而且 修行其他五度，需要不同程度的般若为指导，否则效果不大，甚至可能

产生反效果。六度以智度为根本和旨归，因此，只有般若波罗蜜得称“摩诃（意译为“大”）”称为“摩诃般若波罗蜜”即大智度，其他波罗蜜都不得称“摩诃”。

关于智度的内容，小乘佛教一般只说人无我；大乘佛教则说人、法皆空。中观学派提出“真空假有”的中道观，瑜伽行派提出“唯识无境”的唯识学，都是思辨性很强的哲学体系，此处不赘述。

以上是介绍《六度集经》的六度。

应该指出，《六度集经》不但具有大乘佛教的倾向，也有儒家的旨趣。译者康僧会，其先祖系康居国人，世居天竺，父因商贾移居交趾。十余岁时，双亲并亡，出家为僧。《高僧传》说他在赤乌十年（247）到建业（《广弘明集》引《吴书》作四年）卒于晋太康元年（280），他深受儒家的影响，认为：“为天牧民，当以仁道。”（《明度无极章》）他还大谈孝道，认为“布施一切圣贤，又不如孝事其亲。”（《布施度无极章》）佛教以布施闻名的太子须大拏，被父王屏逐，“悯而不怨。”（同上）康僧会对此大加称赞。

康僧会所译《六度集经》是编译而不是直译。但他所据原本的本生故事仍是小乘佛教流传的故事，所说的六度只是一个雏形，这大致是小乘佛教向大乘佛教过渡时的产物。

由本生故事滋生，在《六度集经》中已经奠定基石的六度，后来在大乘佛教中成为佛法的总路线、一切菩萨修习的总纲领；同时，自然发展而为菩萨的本愿，成为本愿思想的内容。

3. 成佛誓愿之萌芽

《六度集经》卷四《度无极集》卷五皆载，释迦佛前世为菩萨，名摩提和，号忍辱仙人，住在山泽树下，饮泉食果，志行高洁，名声远闻。恶王迦梨入山游猎，追踪麋鹿逃跑的足迹，遇到树下的仙人，便问他麋鹿往哪里跑了。仙人沉默不答。迦梨大怒，拔出宝剑，砍掉了

他的右臂。仙人心想：“吾志上道，与时无诤，斯王尚加吾刃，岂况黎庶乎？愿吾得佛，必先度之，无令众生效其为恶也。”（《六度集经·忍辱度无极章》）正思念间，迦梨又砍断他的左臂和两脚，以至血从口鼻中如泉流出，痛苦无量无边，天地为之震动，日月为之无光。

《六度集经·戒度无极章》又载一则故事：

昔者，菩萨处世贫困，为商人赁，入海采利。船住不行，商人巨细，靡不恐惧，请祷神祇，上下调拯。贫人唯三自归，守戒不犯，悔过自责，日夜各三，慈心誓愿，十方众生，莫有恐怖，如吾今日也。吾后得佛，当度斯类矣。

这一类的本生故事，和其他故事不同，菩萨的誓愿内容，不是今世如何行善利生，而是在隔世的将来成佛时度人。至于将来如何度人，并没有说到。所以，这种将来的誓愿简单到几乎没有什么内容。不过，既然有了将来的誓愿，便可以由少到多、由简单到复杂，不断地增加充实起来，本生故事正是由此发展而为本愿的。

由此可见，本愿思想实际上在本生故事中已经逐渐酝酿成熟。

三、本愿的出现

1. 佛、菩萨信仰的发展

在原始佛教时期，原只有释迦牟尼被尊称为“佛”、“如来”、“等正觉”、“无上士”、“世尊”等。后来为了争取群众，释迦及其弟子提出“过去佛”的说法，宣称在释迦之前已有佛出世，佛法古已有之。在公元前四、三世纪的部派佛教时期，过去佛已经具体化。《长阿含经》卷一记载了口传下来的过去七佛：毗婆尸佛、过去九十一劫出世尸弃

佛 过去三十一劫出世 毗舍婆佛 过去三十一劫出世 拘楼孙佛 贤劫出世 拘那含佛 贤劫出世 迦叶佛 贤劫出世 释迦牟尼佛 贤劫出世。卷六称释迦之后将有弥勒出世为佛，这便是未来佛。

在部派佛教向大乘佛教过渡中，已经总结出六度菩萨行。随着大乘佛教的成长 六度中的般若波罗蜜 智度 越来越受重视 菩萨修习般若 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便成佛了。般若可以造就佛，被称为‘诸佛之母’，诸佛身皆从般若波罗蜜生（《放光般若经·舍利品》），既如此 则佛决不只释迦佛一个或几个 而是许多。于是 大乘佛教提出‘三世三劫’说 称过去劫为‘庄严劫’ 现在劫为‘贤劫’ 未来劫为‘星宿劫’。宣称过去、现在、未来 三界十方 佛数甚多，如恒河之沙。与此相应，修持以般若为中心的六度，上求菩提，下化众生，于未来成佛的菩萨，其数也多如恒河之沙

这种情况，一方面引起对般若的深入研究，讲求理论论证，发展出中观学派和瑜伽行派，使佛教义学大放异彩；另一方面，对佛、菩萨的信仰和崇拜大大增强，尤其扩大了对菩萨的信仰和崇拜。菩萨如何度化众生成佛的内容，在本生故事的基础上被不断丰富，不断多元化、神奇化和系统化 传播迅速 影响也大。本愿思想和净土思想，便在这股信仰的发展潮流中产生了。

2. 什么是本愿

菩萨在修行时期发愿，将来成佛道之时建成什么样的净土，这种誓愿叫做本愿。

“本”的含义是因。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由因生果，因果历然，这叫因果律。菩萨修行为因，得果即成佛。对于佛果而言，菩萨之阶位称为因地，或称因位。在菩萨地位所发的誓愿，实现之时便成了佛。此愿是因地之愿，故叫“本愿”，如同释迦佛在因地时多次轮回转生称为“本生”一样。

“本”还有根的含义。菩萨心胸广大，誓愿无量，但以此愿为根本，由此故叫“本愿”。

本愿的特点不是今世发愿今世成就，而是经过生生世世长期修行才能实现的誓愿。所以，本愿是预先的誓愿。

一般说来，本愿分总愿和别愿两种。总愿是一切菩萨共同的本愿，主要是“四弘誓愿”：

立誓济度无边之众生 —— 众生无边誓愿度；
立誓断灭无边之迷执 —— 烦恼无尽誓愿断；
立誓学习无量之法义 —— 法门无量誓愿学；
立誓成就无上之佛道 —— 佛道无上誓愿成。

这四弘誓愿可以概括为“上求菩提，下化众生”两句，便是大乘佛教的根本精神。

为了实现四弘誓愿，每位菩萨都有自己度化众生的特殊誓愿，称为别愿。别愿当然各不相同，数量不同，内容也各具特色。

总愿虽代表大乘佛教的根本精神，一般来说，却只是抽象的口号，别愿则是具体的，内容丰富，受到注意。所以，谈本愿思想，通常都是指别愿而言。

3. 早期的本愿

在《道行般若》和《放光般若》中，我们看到了早期的本愿思想。按佛教经典的分类法，“般若”类属于最早出现的大乘经类。此类经典奠定了早期大乘思想的理论基础，包含了以后扩展为其他大乘经典的主要思想成分。《道行般若》在“般若”类经典中又是较早的一种。

《道行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道行般若》又被称为《小品般若

若》后汉支娄迦；（或简称支讖）译。支娄迦讖，月支国（今阿富汗境内）人，《出三藏记集·支讖传》说。他于“汉桓帝末游于洛阳，以灵帝光和、中平之间（178—189）传译胡文”以后不知所终。

在《道行般若》中六波罗蜜已经变成本愿。修行六波罗蜜为的是征服内心的私欲，解脱一切痛苦或恐怖，同时由此功德立愿，在将来所建设的净土中，一开始便没有痛苦、怖畏、不如意。如行檀波罗蜜（布施度）：

菩萨至大剧难虎狼中时，终不畏怖，心念言：设有啖食我者，为当布施。行檀波罗蜜，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提，愿我后作佛时，令我刹中无有禽兽道。（《怛竭优婆夷品》）

在本生故事中，菩萨尚只是舍身布施，而现在已誓愿在将来所建设的国土中没有恶兽。

行尸波罗蜜（持戒度）、羸提波罗蜜（忍辱度）：

菩萨至贼中时，终不怖惧，设我于中死。心念言：我身会当弃捐，正令我为贼所斫（杀）。我不当有瞋恚，为具忍辱。行羸提波罗蜜，当近阿惟三佛，意译“现等觉”（佛智之异名），愿我后得佛时，令我刹中无有盗贼。（《怛竭优婆夷品》）

我当为十方人作桥，令悉蹈我上度去。我有是意，宁当复与人共诤耶？住立当如聋羊，诸恶悉当忍，诸恶心不当犯。我作佛时，悉当安十方人，得般泥洹。（《释提桓因品》）

这就是说，不仅自己不杀不盗不瞋恚，而且发愿：在将来所建设的国土中，一开始便全无怨恨、杀、盗诸恶。